



古方略守卷之二

明

婺源 余懋衡 輯

袁州 張自烈 定

渾城固守奉天

唐德宗建中四年、朱泚所據、惟長安城、出戰屢敗、泚以爲憂、乃急攻奉天、使僧法堅造雲梯、高廣各數丈、裹以兕革、下施巨輪、上容壯士五百人、城中望之、恟懼、上以問群臣、渾瑊對曰、臣觀雲梯勢甚重、重則易陷、臣請迎其所來、鑿地道、積薪蓄火、以待之、泚盛兵

鼓譟攻南城。韓遊瓌曰：此欲分吾力也。乃引兵嚴備。東北北風甚迅，泚推雲梯，上施濕氈，懸水囊，載壯士攻城。翼以輜輶，置人其下，抱薪負土填塹而前。矢石火炬，所不能傷。賊併兵攻城東北隅，城中死傷者不可勝數。賊已有登城者，上與渾瑊對泣，群臣惟仰首祝天。上以無名告身，自御史大夫實食五百戶以下千餘，通授瑊，使募敢死士禦之。仍賜御筆，使視其功之大小，書名給之。告身不足，則書其身。時士卒凍餒，又乏甲冑，瑊撫諭激以忠義，皆力戰。城中流矢進戰。

○南○城○亦○不○可○無○備○

後世城守類如此

必○平○日○能○得○士○心○故○臨○敵○指○麾○應○

瑊城術中

不輟。會雲梯，轍地道一輪，偏陷不能前。却火從地中出，風勢亦回。城上人投葦炬，散松脂，沃以膏油，須臾灰燼。賊乃引退。於是三門皆出兵，太子督戰。賊徒大敗，將士傷者，太子親為裹瘡。入夜，泚復來攻城，矢及御前三步而墜。上大驚，李懷光自蒲城引兵趣涇陽，並北山而西。先遣兵馬使張韶微服，間行詣行在，藏表于蠟丸，韶至奉天。值賊方攻城，見韶以為賤人，驅之使與民俱填塹。韶得間，踰塹抵城下，呼曰：我朔方軍使者也。城上人下繩引之，比登，身中數十矢，得表。

宜○察○其○實

於衣中而進之。上大喜。昇韶以狗城四隅歡聲如雷。以○定○變○心○懷光敗泚兵於灃泉。泚聞之懼。引兵遁歸長安。衆以爲懷光後三日不至。則城不守矣。泚旣退。從臣皆賀。汧滑兵馬使賈隱林進言曰。陛下性大急。不能容物。若此性未改。雖朱泚敗亡。憂未艾也。上甚稱之。

芑山氏曰。鑿地道。陷雲梯。此亦禦寇一法。然須先得鑿道之人。厚以稟賜。又豫貯葦炬松脂等物。使縛有餘地。庶不倉卒失措。否則臨渴掘井。無米待炊。皆敗道耳。士卒凍餒力戰。其中必有素爲城

所撫訓者。故激以忠義。一倡衆和。不至觀望內潰。城豈徒恃頃刻之空言。厲餒卒之鬪志哉。本朝陳仁錫云。城善備禦。全得忠義一激之力。非也。

李文悅守鹽州

唐憲宗元和十四年、吐蕃十五萬衆寇鹽州、刺史李文悅竭力拒守、凡二十七日、吐蕃不能克、靈武牙將史奉敬言於朔方節度使杜叔良、請兵解圍、叔良以二千五百人與之、奉敬行旬餘、無聲問、朔方人以為俱沒矣、無何、奉敬自他道出、吐蕃背吐蕃大驚潰去、奉敬奮擊大破之。

芑山氏曰、行師自他道出入者、或守或攻、皆須出敵不意、凡襲侵用此取勝者尤多。

柳公綽撫回鶻沙陀

唐文宗大和四年、以刑部尚書柳公綽為河東節度

使、先是回鶻

回鶻北狄種名

入貢及互市、所過恐其為變、嘗

嚴兵迎送防衛之、公綽至鎮、回鶻遣李暢以馬萬匹

互市、公綽但遣牙將單騎迎勞于境、至則大開牙門、

受其禮謁、暢感泣、戒其下無得侵擾、陁北沙陀

沙陀突厥

酋素驍勇、為九姓六州胡所畏伏、公綽奏以其酋長

朱邪執宜為陰山

陰山府名

都督代北行營招撫使、使居

雲朔塞下、捍禦北邊、執宜與諸酋長入謁、公綽與之

宴。執宜神彩嚴整。進退有禮。公綽謂僚佐曰。執宜外嚴而內寬。誘之使盡力言徐而禮當。福祿人也。執宜母妻入見。公綽使夫人與之飲酒。饋遺之。執宜感恩。爲之盡力。塞下舊有廢府十一。執宜修之。使其部落三千人分守之。自是雜虜不敢犯塞。

或曰。此亦以夷制夷之法。然公綽欲結執宜以恩。餽遺之足矣。何必使夫人與執宜母妻飲乎。王論

辛讜堅守泗州

唐懿宗咸通中。桂州戍卒作亂。推判官龐勛爲主。陷

宿徐州。詔發諸道兵討之。賊復陷滁和州。攻泗州不

克。初。南詔陷安南。勅徐泗赴援本除賊不謂害胎于此共二千赴援。分八百人

別戍桂州。初約三年一代。至咸通六年。屢求

代還。徐泗觀察使崔彥曾崔俱繇從子性刻。朝廷以徐兵

驕。命鎮之。都押牙尹戡。教練使杜璋。兵馬使徐行儉

用事。以軍帑空虛。發兵費多。請更留戍一年。彥曾從

之。戍卒怒。都虞侯許佶。軍較趙可立。姚周。張行實。皆

招盜爲兵稍失制御亂自此始

故徐州群盜州縣不能討招出之補牙職會桂管觀
察使李叢移湖南新使未至佶等作亂龐勛等劫庫
兵北還所過剽掠朝廷聞之遣高品中張敬思赦其
臯部送歸徐龐勛等至湖南監軍誘之使悉輸其甲
兵山南東道節度使崔鉉嚴兵守要害徐卒不敢入
境泛舟沿江東下佶等謀曰朝廷見赦慮緣道攻劫
或潰散爲患耳若至徐州必蕙醞矣乃各以私財造
甲兵旗幟過浙西入淮南淮南節度使令狐絢遣使
慰勞給芻米都押牙李湘言于絢曰徐卒擅歸執必

爲亂雖無勅令誅討藩鎮大臣當臨專制宜高郵岸
峻而水深狹請將奇兵伏于其側焚荻舟以塞其前
以勁兵蹙其後可盡擒也不然縱之使得渡淮至徐
州與怨憤之衆合爲患必大絢素懦怯且以無勅書
乃曰彼在淮南不爲暴聽其自過餘非吾事也勛招

止俾境內苟免失此不圖遂以賊遺君父

集亡命匿舟中衆至千人至泗州刺史杜悛杜悛弟悛饗

之于毬場優人致辭徐卒以爲玩已擒優人欲斬之
坐者驚散悛素爲之備徐卒不敢爲亂而止朝廷屢
勅崔彥曾慰撫之彥曾遣使諭以勅意道路相望勛

至徐城言于衆曰、吾輩擅歸、思見妻子耳、今聞已有
密勅下本軍、至則支分滅族、與其自投網羅、曷若相
與戮力、赴蹈湯火、豈徒脫禍富貴可求、况城中將士
皆吾輩父兄弟、吾輩一唱于外、彼必響應于內、然
後尊王侍中故事、五十萬賞錢、可翹足待也、衆皆呼
躍稱善、將士趙武等十二人、獨憂懼欲逃去、悉斬之、
遣使致其首于彥曾、且爲申狀、稱勛等遠戍六年、實
懷鄉里、而武等因衆心不安、輒萌奸計、將士誠知誑
誤、敢避誅夷、今蒙恩宥、輒誅首惡、以補愆尤、使者

欺罔朝廷

至彭城、彥曾得其情、乃囚之、勛復于途中申狀、稱將
士自負罪戾、各懷憂疑、已及符離、尚未釋甲、蓋以軍
將尹戡、杜璋、徐行儉等、狡詐多疑、必生釁隙、乞停三
人職任、以安衆心、仍乞戍還將士、別置二營、共爲一
將、時戍卒距彭城止四驛、闔城恐懼、彥曾召諸將謀
之、皆泣曰、桂州戍卒猖狂、若縱使入城、必爲逆亂、不
若乘其遠來疲敝、發兵擊之、我逸彼勞、往無不捷、彥
曾猶豫未決、團練判官溫庭皓復言于彥曾曰、安危
之兆、已在目前、得失之機、決于今日、今擊之有三難、

庸人

而捨之有五害。詔釋其罪而擅誅之。一難也。帥其父兄。討其子弟。二難也。枝黨鈎連。刑戮必多。三難也。然當道戍卒擅歸。不誅則諸道戍邊者皆效之。無以制禦。一害也。將者一軍之首。而輒敢害之。則凡爲將者。何以號令士卒。二害也。所過剽掠。自爲甲兵。招納亡命。此而不討。何以懲惡。三害也。軍中將士。皆其親屬。銀刀餘黨。潛匿山澤。一旦內外俱發。何以支梧。四害也。逼脇軍府。誅所忌三將。又欲自爲一營。從之則銀刀之患復起。違之則託此爲作亂之端。五害也。惟明

公去其三難。絕其五害。早定大計。以副衆望。時城中

有兵四千三百。彥曾乃命都虞侯元密等將兵三千

人。討助數助之罪。以令衆士命宿州出兵符離。縣名今屬

鳳陽泗州出兵于虹。邀之。彥曾戒元密無傷救使元

密發彭城。諸將至任山北數里。頓兵不進。共思所以

奪救使之計。欲俟賊入館。乃縱兵擊之。遣人變服負

薪以訶賊。日暮賊至任山。館中空無人。又無供給。疑

之。見負薪者。執而榜之。果得其情。乃爲偶人列于山

下。潛遁去。比夜官軍始覺之。恐賊潛伏山谷。及間道

來襲復引兵退宿于城南。明旦乃進追之。時賊已至符離。宿州戍卒出戰。望風奔潰。賊遂抵宿州。時宿州

宿

關刺史觀察副使焦璐攝州事。城中無復餘兵。賊攻

以貨財誘百姓為兵

陷之。璐走免。賊悉聚城中。貨財令百姓來取之。一日

之中。四遠雲集。然後選募為兵。有不願者立斬之。自

旦至暮。得數千人。勒兵乘城。勛自稱兵馬留後。再宿

迂緩自誤

官軍始至。賊守備已嚴。不可復攻。先是焦璐聞符離

敗。決汴水以斷北路。賊至水尚淺。可涉。比官軍至。已

深矣。元密引兵渡水。將圍城。會大風。賊以火箭射城

外茅屋。延及官軍營。士卒進則冒矢石。退則限水火。

賊急擊之。死者近三百人。元密等以為賊必固守。但

為攻取之計。賊夜掠城中。大船三百艘。備載資糧。順

官軍類如此

流而下。欲入江湖為盜。明旦官軍知賊已去。狼狽追

之士卒皆未食。比追及。已饑乏。賊檣舟隄下。而陳于

賊亦能伏元密愚甚

隄外。伏千人于舟中。官軍將至。陳者皆走入。隄中。密

以為畏已。縱兵追之。賊自舟中出。夾攻之。官軍大敗。

密等諸將及監陳勅使士卒死者殆千人。其餘皆降

于賊。無一人還徐者。賊知彭城無備。勛引兵北渡。濰

水踰山趣彭城彦曾始知元密兵敗移牒鄰道求救

此時方移牒亦已晚矣

明日塞門選城中丁壯為守備內外震恐無復固志

或勸彦曾奔兗州彦曾怒曰吾為元帥城陷而死職

也立斬言者賊至城下民居在城外者賊皆慰撫無

所侵擾繇是人爭歸之不移時克羅城彦曾退保子

城民助賊攻之城陷賊囚彦曾殺尹戡柱璋徐行儉

逾年而見殺于勛無一足取

盡滅其族勛坐聽事盛陳兵衛即日城中願附從者

萬餘人勛召溫庭皓使草表求節鉞庭皓請還家徐

草之明旦庭皓來見曰昨日不即拒者欲一見妻子

今已與妻子別謹來就死勛熟視笑曰龐勛能取徐

便有此等人為賊用

州何患無人草表遂釋之有周重者為勛草表略曰

臣之一軍乃漢室興王之地頃因節度使刻削軍府

刑賞失中遂致迫逐陛下奪其節制翦滅一軍或死

或流冤橫無數今聞本道復欲誅夷將士不勝痛憤

推臣權兵馬留後彈壓十萬之師撫有四州之地臣

此何等語而以諛賊邪

聞見利乘時帝王之資也臣見利不失遇事不疑伏

乞聖慈復賜旌節不然揮戈曳戟詣闕非遲遣押牙

張瑄奉表詣京師勛以許佶為都虞侯趙可立為都

遊奕使黨與各補牙職分將諸軍又遣舊將劉行及屯濠州李圓屯泗州梁丕屯宿州要害縣鎮悉繕完戍守光蔡淮浙兗鄆沂密群盜皆倍道歸之旬日間米斗直錢二百賊亦知又問勛詐為崔彥曾請翦滅徐州表其略曰一軍暴卒盡可剪除五縣愚民各宜配隸又作詔書依其所請傳布境內徐人信之皆歸怨朝廷曰微桂州將士回戈吾徒悉為魚肉矣劉行及引兵至渦口濠州刺史盧望回素不設備開門出牛酒迎之行及入城囚望回自行刺史事泗州刺史杜悺聞勛作

辱國長寇近日郡縣往往如此

亂完守備以待之且求救于江淮李圓遣精卒百人

賊將

先入泗州封府庫悺遣人迎勞誘之入城悉誅之明

宜用誘

日圓至即引兵圍城城上矢石雨下賊乃歛兵屯城

西勛以泗州當江淮之衝益發兵助圓攻之不克初

朝廷聞龐勛自任山還趣宿州遣高品康道備齋勅

書撫慰之道備至彭城勛出郊迎自任山至子城三

千里大陳甲兵城中丁壯悉驅使乘城宴道備于毬

場使人詐為群盜降者數千人諸寨告捷者數十輩

復作求節鉞表附道備以聞初辛辛雲京寓居廣

陵喜任俠年五十不仕與杜悰有舊聞龐勛作亂詰泗州勸悰挈家避之悰曰安平享其祿位危難棄其城池吾不爲也且人各有家誰不愛之我獨求生何以安衆與將士共處此城耳讜曰公能如是僕與公同死乃還廣陵與其家訣復如泗州至泗州賊已至城下讜急棹小舟得入悰卽署團練判官城中危懼都押牙李雅有勇略爲悰設守備帥衆鼓譟四出擊賊賊退屯徐城勛募人爲兵人利于剽掠皆斷鋸首而銳之執以應募鄰道聞勛據徐州各遣兵扼要害

前此勸悰避者非寔情欲探悰去就耳

而官軍尚少賊衆日滋官軍數不利賊遂破魚臺

魚臺

縣名屬兖州府

近十縣勛聞勅使入境以爲必賜旌節衆皆

賀明日勅使至但責崔彥會及監軍張道謹貶其官勛大失望遂囚勅使不聽歸詔以右金吾大將軍康承訓爲義成節度使徐州行營都招討使神武大將軍王晏權爲徐州北面行營招討使羽林將軍戴可師爲徐州南面行營招討使大發諸道兵以隸三帥承訓奏乞沙陀三部落使朱邪赤心及吐谷渾達鞠契苾酋長各帥其衆自隨詔許之勛以李圓攻泗州

久不克遣其將吳迥代之復進攻泗州晝夜不息時

勅使郭厚本將淮南兵救泗州至洪澤縣名今為湖畏賊

疆不敢進辛謹請往求救杜愔許之夜乘小舟潛渡

淮至洪澤說厚本厚本不聽比明復還賊攻益急謹

請復往求救見厚本為陳利害厚本將從之淮南都

將袁公弁曰賊勢如此自保不足何暇救人謹拔劍

瞋目謂公弁曰賊百道攻城陷在朝夕公受詔救援

而逗遛不進豈惟上負國恩若泗州不守則淮南遂

為寇場公諛能獨存邪起欲擊之公弁僅免厚本起

抱止之謹乃回望泗州慟哭終日士卒皆為之流涕

厚本乃許分五百人與之謹帥之抵淮南岸望賊方

攻城有軍吏言曰賊執已似入城還去則便謹逐之

攬得其髻舉劍擊之士卒共救之曰予五百人判官

不可殺也謹曰臨陣妄言惑眾必不可捨眾請不能

得乃共奪之謹素多力眾不能奪謹曰將士但登舟

我則捨此人眾競登舟乃捨之士卒有回顧者則斫

之驅至北勒兵擊賊愔于城上布兵與謹相應賊

遂敗走鼓譟逐之勛遣其將劉佶將精兵數千助吳

如此勅使何用謹頭與愔死守者

細目割此句

喻以禍福

諛兼勇智此處却專用力

淮陰背水陣法

諛首注賊鋒

迥攻泗州。劉行及自濠州遣將王弘立引兵會之。鎮海節度使杜審權遣都頭翟行約將四千人救泗州。行約引兵至泗州，賊逆擊于淮南，圍之。城中兵少，不能救。行約及士卒盡死。先是令狐絢遣李湘將兵數千救泗州，與郭厚本袁公弁合兵屯都梁城。都梁城在鳳陽府盱眙縣都梁山。下與泗州隔淮相望，賊既破翟行約，乘勝圍之。李湘等引兵出戰，大敗，賊遂陷都梁城。時僉勳在徐執湘及郭厚本送徐州，據淮口，漕驛路絕。康承訓軍于新興，賊將姚周屯柳子，出兵拒之。時諸道兵集者

纔萬人，承訓以衆寡不敵，退屯宋州。勳以官軍不足，畏乃分遣其將丁從實等南寇舒廬北侵沂海，破沐陽下蔡烏江巢縣，攻陷滁州，殺刺史高錫望。又寇和

州，刺史崔雍引賊登樓共飲，賊遂大掠泗州，援絕糧

盡。讜言于杜悛，請出求救于淮。浙夜帥敢死士十人

執長柯斧乘小舟潛往，斫賊水寨而出。明旦賊乃覺

之，以五舟遮其前，五千人夾岸追之。賊舟重行遲，讜

舟輕行疾，力鬪三十餘里，乃得免。至揚州，見令狐絢

至潤州，見杜審權。時泗州久無聲問，或傳已陷。讜既

晏由求救非長策然讜亦備嘗艱險矣

說不○出泗州○必○不○可○守○

多方以誤官軍

至審權乃遣押牙趙翼將甲士二千人與淮南共輸米五千斛鹽五百斤以救泗州戴可師將兵三萬渡淮轉戰而前賊盡棄淮南之守可師欲先奪淮口後救泗州圍都梁城賊夜遁明旦惟空城可師恃勝不設備賊將王弘立引兵數萬疾徑奄至縱擊官軍官軍遂大敗亡器械資糧車馬萬計賊傳可師及監軍將較首于彭城勛作露布散示諸寨及鄉村于是淮南士民震恐避地江左令狐絢畏其侵軼遣使詣勛說諭許爲奏請節鉞勛乃息兵候命淮南稍得收散

雖欲緩賊攻實出下策

卒修守備時汴路既絕江淮往來者皆出壽州賊既破戴可師乘勝圍壽州掠諸道貢獻及商貨其路復絕勛益自驕日事遊宴既而諸道兵大集于宋州勛始懼應募者益少勛乃使其黨散入鄉村驅人爲兵歛富室及商旅財什取七八王晏權兵數退郟朝廷命秦寧節度使曹翔代晏權爲徐州北面招討使前天雄節度使何金鰓遣其將薛尤將兵萬三千人討龐勛翔軍于滕沛尤軍于豐蕭辛謙以浙西軍至楚州勅使張存誠以舟助之徐賊水陸布兵鑿斷淮流

說先是求救于淮浙

浙西軍憚不敢進。讜曰：我請爲前鋒。勝則繼之，敗則汝走。乃募選軍中敢死士數十人，牒補職名。先以米舟三艘，鹽舟一艘，乘風逆流直進。賊夾攻之，矢著舟板如急雨。讜帥衆死戰，斧斷其鏢，乃得過。杜悖及將佐皆泣迎之。城上望見舟師，張帆自東來，識其旗，浙西軍也。去城十餘里，賊列火船拒之，以止不進。讜帥死士出迎之，乘戰艦衝賊陳而過。張存誠帥米舟九艘，曰：將士在道前却，存誠屢欲自殺，僅得至此。今又不進，讜揚言賊不多，甚易與耳。帥衆揚旗鼓譟而

以厲衆心

前。賊見其勢銳，避之，遂得入城。康承訓將諸道軍七萬餘人屯柳子之西。自新興至鹿塘三十里，壁壘相屬。徐兵分戍四境，城中不及數千人。勛始懼，民多穴地匿其中，勛遣人搜掘爲兵，日不過得三二十人。徐賊寇海州時，諸道兵戍海州者已數千，斷賊所過橋，柱而弗殊，仍伏兵要害以待之。賊過橋崩，蒼黃散亂，伏兵盡發，殪之。其攻壽州者，復爲南道軍所破，斬獲數千人。承訓使朱邪赤心將沙陀三千騎爲前鋒，陷陳却敵十鎮之兵，服其驍勇。承訓嘗引麾下千人度

渙水賊伏兵圍之。赤心帥五百騎衝圍，拔出承訓。賊勢披靡，因合擊敗之。承訓數與賊戰，賊軍屢敗。王弘立自矜淮口之捷，獨將所部三萬人，夜襲鹿塘寨。黎明圍之，自謂功在漏刻。沙陀左右突圍，出入如飛。賊紛擾移避，沙陀縱騎蹂之。寨中諸軍爭出奮擊，賊大敗。官軍感之于淮水，溺死者不可勝計。自鹿塘至襄城，伏尸五十里。弘立單騎走免，所驅掠平民皆散走山谷，不復還營。委棄資糧器械山積。時有勅諸軍破賊，得農民皆釋之。自是賊每與官軍遇，其驅掠之民

○此○安○民○破○賊○之○良○策

先自潰。承訓既破，王弘立進逼柳子。與姚周賊將戰。一

月數十合。周引兵渡水，官軍急擊之。周退走，官軍逐之。遂圍柳子。會大風，四面縱火。賊棄寨走。沙陀以精騎邀之，屠殺殆盡。自柳子至芳城，死者相枕，斬其將

劉豐。周將麾下數十人奔宿州。宿州守將梁丕素與

姚周自入苑地

周有隙，開城聽入，執而斬之。勛聞之，大懼，與許佶議自將出戰。周重曰：「柳子地要兵精，姚周勇敢有謀，今一旦覆沒，不若遂建大號，悉兵四出，決力死戰。」殺崔彥會以絕人望，勛以為然。殺彥會及監軍張道謹、焦

瑤溫庭皓并其親屬賓客僕妾皆死。斷淮南監軍郭厚本都押牙李湘手足，以示康承訓軍。選丁壯得三萬人，更造旗幟，給以精兵。許佶等共推勛爲天冊將軍。大會明王勛辭王爵，以父舉直爲大司馬，與許佶等畱守徐州。時魏博屢圍豐縣，龐勛欲先擊之，引兵發徐州，勛夜至豐縣，潛入城。魏博軍皆不之知，魏博分爲五寨，其近城者屯數千人，勛縱兵圍之。諸寨救賊反○用○伏○之，勛伏兵要路，殺官軍二千人，餘皆返走。賊攻寨不克，至夜解圍去。官軍畏其衆，且聞勛自來，諸寨皆宵

潰。曹翔方圍滕縣，聞魏博敗，引兵退保兗州。賊悉毀其城柵，運其資糧，傳檄徐州，盛自誇大。勛留豐縣數日，欲引兵西擊康承訓，發豐縣至蕭約，襄城留武小睢諸寨兵合五六萬人，攻柳子。淮南敗卒在賊中者，逃詣康承訓，告以其期。承訓得先爲之備，秣馬整衆，設伏以待之。襄城等兵先至柳子，遇伏敗走。勛旣自失期，遽引兵自三十里外赴之。比至，諸寨已敗。勛所將皆市井白徒，覩官軍勢盛，皆不戰而潰。承訓命諸將急追之，賊狼狽不知所之。勛解甲服布襦，而遁。收

散卒纔及三千人歸彭城。讜復自泗州引驍勇四百

人迎糧于楊潤。二州賊夾岸攻之，轉戰百里，乃得出。

至廣陵，舟載鹽米二萬石，錢萬三千緡，還至斗山。

在鳳陽府盱眙縣西南賊將帥眾萬餘拒之于盱眙，密布戰艦

以塞淮流，又縱火船逆之。官軍不利，賊縛木于戰艦

旁，出四五尺為戰棚。讜命勇士乘小舟入其下，矢刃

所不能及，以槍揭火，午焚之。賊皆潰走，官軍乃得過。

入城時，馬舉將精兵三萬救泗州，分軍三道渡淮，至

中流，大譟聲聞數里，賊大驚，不測眾寡，歛兵屯城西。

寨舉就圍之。非火不勝縱火焚柵，賊眾大敗。王弘立死，吳迥退

保徐城。泗州之圍始解。

芑山氏曰：泗州被圍，凡七月。辛讜在泗州，犯圍出

迎兵糧，往返凡十二。及除亳州刺史，上表言臣功

非杜悞不能成，讜可謂不伐矣。然朝廷不聞別有

以優異之。至如康承訓進平徐泗，既使帥河東，未

幾路巖常保衡，誣承訓討龐勛時，逗遛不進，又貪

虜獲，貶承訓為恩州司馬，賞罰失宜，莫此為甚。無

惑乎叛亂相繼而不復振也。

楊延昭登陴固守

宋真宗咸平二年契丹主隆緒大舉入寇攻遂城城
小無備衆情危懼守將楊延昭集衆登陴固守會大
寒汲水灌城上且悉爲冰堅滑不可上契丹乃引去
掠邢趙邢洛州。

芑山氏曰冰城不自延昭始按曹操攻馬超于關
中營不得立地又純沙不勝版築其將婁伯子曰
今天寒可起沙爲城以水灌之須臾成冰堅如鐵
石功不達曙百堵斯立雖金湯之固未能過也公

從之。比明而就。又司馬楚之討蠕蠕。知賊將至。卽使軍人伐柳爲城。灌水令凍。城立而賊至。冰凝城固。不可攻。延昭禦契丹本此。要之此術可以應猝。不可持久。善兵者因時變易可也。

寇準戒守城壁

宋真宗景德元年。契丹主隆緒入寇。圍澶州。帝用寇準策。自將禦之時。命朝士出知諸州。皆於殿前受勅。寇準戒之曰。百姓皆兵。府庫皆財。不責爾浪戰。但失一城。一壁。當以軍法從事。

或曰。有準以執羈勒。有旦以守社稷。而真宗能兩用之。舉事如此。固宜萬全。陳堯叟。王欽若。諸人。謬欲爲南幸之謀。此所謂戎狄起于輦下者也。

曹瑋勒兵堅守

宋真宗祥符九年，知秦州曹瑋敗吐蕃於伏羗砦，初

瑋在秦州，數言唃廝囉

吐蕃贊普之裔

欲內寇，請益兵。時帝

方議東封西祀，修太平事，以瑋虛張虜勢，恐喝朝廷，

欲斬瑋以戒妄言者。翰林學士李迪奏曰：瑋良將，必

不妄言。臣觀陛下意，不欲從鄭州門出兵，得非將上

玉皇聖號邪？陝西諸郡兵自可以益之。帝因問以陝

西兵數。對曰：臣爲轉運使時，以方寸小冊記兵及糧

以備調發。今猶置佩囊中。因取以進。帝曰：不意頗牧

在吾禁中。問迪邊將誰可代瑋者。迪曰。瑋知唃廝囉欲窺關中。故請益兵爲備。非怯也。乃詔發關內羨兵赴瑋。未幾唃廝囉與宗哥名城族連結入寇。使諜者聲言以某日下秦州會食。以激怒瑋。瑋勒兵不動坐俟。其至大破之。夷其族帳。自是唃廝囉勢感。退保磧中。不出。報至。帝謂迪曰。卿所料之審。山外之捷。卿之功也。迪曰。彼舉兵遠來。此堅兵待之。是以知其必勝。爾。芑山氏曰。瑋不獨先事思備。尤寓忠愛之意。

种世衡城青澗

宋仁宗康定元年。時塞門諸砦旣陷。鄜州判官种世衡言。延安東北二百里。有故寬州。請因廢壘而興之。以當寇衝。右可固延安之勢。左可致河東之粟。北可圖銀夏之舊。朝廷從之。命世衡董其役。夏人屢來爭。世衡且戰且城。然處險無泉。議不可守。鑿池百五十尺。遇石橫亘。工辭不可穿。世衡曰。過石而下。將無泉邪。爾其屑而出之。凡屑石一畚。定償百錢。卒得泉。以濟城。成。賜名青澗。以世衡知城事。世衡開營田募商。

古方略 卷之二
賈通貨利城遂富實教民習射以銀為的。中者與之。或爭徭役亦使射之中者優免有過失者亦使之射。中則釋之。繇是人人能射。

芑山氏曰不教射則扞禦無具蓄積雖富固守實難。世衡規畫詳密至是始見續綱目分注城遂富實以下削去教民習射凡十句非是。

余垣

孫

余維樞

較正

古方略守卷之二終

古方略守卷之三

明

婺源

余懋衡

輯

袁州

張自烈

定

李綱諫幸襄鄧

宋欽宗靖康元年金幹離不渡河將圍汴京百官多

好官

潛遁京師戒嚴宰執議請帝出幸襄鄧以避敵鋒行

營叅謀官李綱曰道君皇帝挈宗社以授陛下委而

去之可乎帝默然太宰白時中謂都城不可守綱曰

天下城池豈有如都城者且宗廟社稷百官萬民所

在捨此欲何之。今日之計當整飭軍馬固結人心相

與堅守以待勤王之師。帝問誰可將者。綱曰。自時中

李邦彥等雖未必知兵。然藉其位號。撫將士以抗敵

鋒。乃其職也。時中忿然曰。李綱莫能將兵出戰否。綱

曰。陛下不以臣庸懦。儻使治兵。願以死報。乃以綱為

尚書右丞。東京留守。綱為帝力陳。不可去之意。且言

明皇聞潼關失守。即時幸蜀。宗廟朝廷。毀於賊手。今

四方之兵。不日雲集。柰何蹈明皇覆轍乎。會內侍奏

中宮已行。帝色變。倉卒降御榻曰。朕不能留矣。且中

結人心當在○飭○軍○馬○之○前○

綱此舉稍失計宜擇人恐位號不可抗敵

受命之始○卽懷此志○非時中激之使然

宮已行。卿等毋執。朕將往陝西起兵。以復都城。決不

可留。綱泣拜俯伏以死。邀之會燕。越二王至。亦以固

守為然。帝意稍定。顧綱曰。朕今為卿留。治兵禦敵。專

責之卿。勿致疎虞。綱倉皇受命。是夜宰臣猶請出幸

不已。帝從之。欲詰旦決行。質明。綱趨朝。則禁衛擐甲

乘輿已駕矣。綱急呼禁衛曰。爾等願守宗社乎。願從

幸乎。皆曰。願死守。綱入見曰。陛下已許臣留。復戒行

何也。今六軍父母妻子。皆在都城。願以死守。萬一中

道散歸。陛下孰與為衛。且虜騎已迫。知乘輿未遠。以

平○朝○土○木○之○變○亦○賴○于○謙○郭登諸人

宰臣誤國

非○兩○可○語○度○綱○必○先○有○授○受○以○禁○衛○直

云○願○死○守○

○勢○禁○
徒馬疾追何以禦之帝感悟遂止乃召中宮還禁衛
六軍無不悅者乃命綱兼行營使以便宜從事綱治
戰守之具不數日而畢

或曰自兀木渡江諸虜皆散其不能耐久可知惟
乘帝奔幸所過如掃葉而立邦昌立劉豫皆藉手
中國人最後則詐遣一秦檜佯逃入相而江山盡
入手矣繇此論之綱之所以力守汴京者正恐乘
輿播遷人心搖動不可復收拾耳

芑山氏曰金元嘗都燕國初洪武置北平道暨

成祖靖難北巡始定都北平而以金陵爲南京正
統間議者謂南京跨江南北以爲甸服南遷殊便
豈知金陵僻在東南不足以控御西北非勝地也
此議南遷者之失計也所可慮者漢之邊在北咸
陽去朔方千餘里唐之邊在西長安去吐蕃界亦
幾千里今京都北抵居庸東北抵古北口西南抵
紫荊關近者百里遠不過三百里切近北狄雖天
子自守沿邊諸臣凡所爲扞蔽者可忽乎哉

李綱諫割地

宋欽宗靖康元年金幹離不軍抵汴城據牟駝岡帝
 召群臣議之李邦彥力請割地求和李綱以為擊之
 便帝竟從邦彥計命虞部員外郎鄭望之及高世則
 使其軍未至遇金使吳孝民來因與偕還是夜金人
 攻宣澤門李綱禦之斬獲百餘人金人知有備又聞
 道君已內禪乃退孝民入見問納張鼓事令執送童
 貫譚稹詹度且言曰上皇徽宗朝事已往不必計今少
 帝與金別立誓書結好仍遣親王宰相詣軍前可也

帝因求大臣可使者李綱請行帝不許而命李稅綱

曰安危在此一舉臣恐李稅怯懦悞國事也不聽遂

命稅使金軍稅至幹離不盛兵南向坐稅北面再拜

膝行而前恐怖喪膽失其所言幹離不謂之曰爾家

京城破在頃刻所以歛兵不攻者徒以少帝之故欲

存趙氏宗社我恩大矣今若欲議和當輸金五百萬

兩銀五千萬兩牛馬萬頭表段百萬匹尊金帝為伯

父歸燕雲之人在漢者割中山太原河間三鎮之地

而以宰相親王為質送大軍過河乃退爾因出事日

一紙付稅遣還稅等唯唯不敢措一言遂與金使蕭

三寶奴耶律忠王訥等偕來凡金人所要求皆郭藥

師教之也金人攻天津景陽等門李綱親督戰募壯

士縋城而下自卯至酉斬其酋長十餘殺其衆數千

人何灌力戰而死稅至李邦彥等力勸帝從金議帝

乃避殿減膳括借都城金銀及倡優家財得金二十

萬兩而民間已空李綱言金人所需金幣竭天下且

不足况都城乎三鎮國之屏蔽割之何以立國至於

遣質則宰相當往親王不當往若遣辯士姑與之議

一處綱宜以死爭之

喪盡廉耻

辱國寔甚

國耻何時而雪

此叛入

金虜者

緩虜

所以不可者。宿留數日。大兵四集。彼孤軍深入。雖不得所欲。亦將速歸。此時與之盟。則不敢輕中國。而

下國之言

和可久也。李邦彥等言。都城破在旦夕。尚何有三鎮。而金幣之數。又不足較。帝默然。綱不能奪。因求去。帝

庸主此何等事而尚得徐圖乎

慰諭之曰。卿第出治兵。此事當徐圖之。綱退。則誓書

已成。稱伯大金國皇帝。姪大宋皇帝。金幣割地。遣質

更盟。一依其言。遣沈晦以誓書先往。并持三鎮地圖

示之。以張邦昌為計議使。奉康王構。構高宗名徽宗第九子常賢妃

出往金軍為質。以求成。初。邦昌與邦彥等力主和議。

此邦彥巧于全身處

不意身自為質。及行。乃邀帝署御批。無變割地議。帝

不許。康王與邦昌乘筏渡壕。自午至夜始達金營。

芑山氏曰。求大臣使金。李綱請行。當必有所以折

服金人者。迺不遣綱。而遣稅。北狩之禍。業胎於此。

况邦彥等力主和議。紛紛獻幣割地。恬不知耻。金

惡得不睥睨中國哉。

李彥仙守陝州

宋建炎四年帝航海金襲帝於海帝走温州金婁宿

陷陝州李彥仙

彥仙字少嚴
寧州平原人

死之初彥仙在陝蒐軍

實增陴濬隍益爲戰守備遣統領邵興復虢州金將

烏魯來攻彥仙敗之婁宿聞之自蒲解率兵大至彥

仙又大敗之婁宿僅以身免彥仙度金人必併力來

攻卽遣人求兵於張浚已而婁宿果率折可求等衆

十萬人分其軍爲十以正月旦爲始日輪一軍攻城

期以三旬必拔彥仙意氣如嘗數出與戰旣而食盡

告急於浚。浚檄曲端以涇原兵援之。端素嫉彦仙，不奉命。浚曰：金若下陝，則全據大河，且窺蜀矣。乃出師至長安，道阻不得進。彦仙日與金戰，婁宿奇其才，誘啗百端。彦仙悉斬其使，力盡城陷。彦仙投河死，其屬官居民無一人降者，皆哭。李觀察不絕口，婁宿怒盡屠之。

芑山氏曰：彦仙有睢陽平原遺風。曲端因私廢公，不速往援，罪不可宥。要之浚亦不能無過。

劉子羽斷敵來路

宋高宗建炎四年，張浚聞金人入德順軍，乃退保興州。時輜重焚棄，將士散亡，惟親兵千餘自隨。人情大沮，或請徙治夔州。參軍事劉子羽叱之曰：孺子可斬也。四川全盛，敵欲入寇久矣。直以川口有鐵，棧道

習知地險

之險，未敢遽窺爾。今不堅守，縱使深入，而吾僻處夔峽，遂與關中聲援不相聞，進退失計，悔將何及。今幸敵方肆掠，未逼近郡。宣司張浚但當留駐興州，外繫關中之望，內安全蜀之心。急遣官屬出關呼召諸將，收

集○散○下○分○布○隘○險○堅○壁○固○壘○觀○釁○而○動○庶○幾○可○以○補
前○愆○耳○浚○然○其○言○而○諸○參○佐○無○敢○行○者○子○羽○請○即○奉
命○乃○單○騎○至○秦○州○召○諸○下○將○時○諸○將○不○知○宣○司○所○在
及○聞○命○大○喜○悉○以○其○衆○來○會○凡○十○餘○萬○人○軍○勢○復○振
子○羽○因○請○遣○吳○玠○聚○兵○扼○險○于○鳳○翔○大○散○關○東○之○和
尚○原○以○斷○敵○來○路○關○師○古○等○聚○熙○河○兵○于○岷○州○大○潭
孫○偓○賈○世○方○等○聚○涇○原○鳳○翔○兵○于○階○成○鳳○三○州○以○固
蜀○口○金○人○知○有○備○遂○引○去○

芑山氏曰非浚善用子羽言必以矛盾敗事

吳玠守和尚原

宋高宗紹興元年張浚以吳玠爲陝西諸路都統制
金兀朮寇和尚原吳玠及其弟璘大敗之玠自富平
之敗與金婁室戰敗績收散卒保和尚原積粟繕兵列柵爲

此言似而非

死守計或謂玠宜退屯漢中扼蜀口以安人心玠曰
我保此敵必不敢越我而進是所以保蜀也玠在原
上鳳翔民感其遺惠相與夜輸芻粟助玠償以銀帛

民益喜輸者益多金人怒伏兵渭河邀殺之且令保
伍連坐民冒禁如故金將沒立自鳳翔島魯折合自

威不勝惠

階成出散關約日會和尚原烏魯折合先期至陣北
 山索戰玠命諸將堅陣待之更戰迭休金人大敗遁
 去沒立方攻箭箬關玠復遣將擊敗之兩軍終不得
 合金人自起海角狙于嘗勝及與玠戰輒敗憤甚謀
 必取玠於是兀术會諸帥兵十餘萬造浮梁跨渭自
 寶鷄結連珠營壘石為城夾澗與官軍相拒進薄和
 尚原玠與弟璘選勁弩命諸將分番迭射號駐隊矢
 連發不絕繁如雨注敵稍却則以奇兵旁擊絕其糧
 道度其困且走設伏於神全以待之敵至伏發遂大

合我勢

分虜勢

亂玠因縱兵夜擊大敗之兀术中二流矢僅以身免
 亟剃其鬚髯而遁初金人之至也玠與璘以散卒數
 千駐原上朝問隔絕人無固志有謀劫玠兄弟北降
 者玠知之召諸將歃血盟勉以忠義皆感泣願盡死
 力故能成功

兀术一困于世忠再危于玠

或曰是時關隴盡陷于金止餘階成岷鳳洮五州
 及鳳翔和尚原隴州方山原而已川蜀沃饒久為
 金所窺非玠死守原上一戰勝金則蜀必為金有
 臨安必搖此玠之功所以不可少也

芑山氏曰戰則更戰迭休射則分番迭射皆以佚待勞之法。

劉子羽擊撒離喝

宋高宗紹興三年金人攻金州王彥以三千人迎敵戰敗退保石泉撒離喝遂乘勝而進金人長驅趨洋漢劉子羽聞王彥敗亟命田晟守饒風關而遣人召吳玠入援玠自河池日夜馳三百里至饒風以黃柑

欲虜知援至

遺敵曰大軍遠來聊用止渴撒離喝大驚以杖擊地曰爾來何速邪遂悉力仰攻一人先登二人擁後先者旣死後者代攻玠軍弓弩亂發大石摧壓如是者六晝夜死者山積敵乃更募死士繇間道自祖溪關

入繞出玠後乘高以闕饒風諸軍不支遂潰敵入洋州玠邀子羽去子羽不可而留玠同守定軍山玠難

何可輕去○玠○誤○

之遂退保興元之西縣子羽亦焚興元退保大安之

三泉縣撒離喝遂入興元至金牛鎮四川大震子羽

從兵不滿三百與士卒取草茅木甲食之遺玠書訣

玠不速援何也

別玠得書未有行意其愛將楊政大呼軍門曰節使

不可負劉待制子羽不然政輩亦舍節使去矣玠乃問

道會子羽子羽留玠共守三泉玠曰關外蜀之門戶

不可輕棄復往守仙人關子羽以潭毒山形斗拔其

上寬平有水乃築壁壘方成而金人已至距營十數

里子羽據胡床坐壘口諸將泣告曰此非待制坐處

子羽曰子羽今日死于此敵尋亦引去時張浚亦移

守潼川子羽遺書言已在此金人必不南浚乃止金

兵繇斜谷北去子羽謀邀之于武休不及撒離喝既

至鳳翔遣十人持書招子羽子羽皆斬之而縱其一

還曰為我語賊欲來即來吾有死爾何可招也初子

羽聞有金兵預徙梁洋之積及金人深入餽餉不繼

殺馬及兩河所僉軍士以食而子羽玠復腹背要擊

之○死○傷○十○五○六○疫○癘○且○作○乃○引○衆○還○子○羽○玠○因○出○師○
掩○其○後○金○人○墮○溪○澗○死○者○不○可○勝○計○盡○棄○輜○重○而○走○
餘○兵○不○能○自○拔○者○悉○降○子○羽○遂○還○興○元○金○人○始○謀○本○
謂○玠○在○西○邊○故○涉○險○東○來○不○虞○玠○馳○至○雖○入○三○州○而○
得○不○償○失○

芑○山○氏○曰○玠○不○問○道○會○子○羽○必○不○能○要○擊○金○人○使○
大○創○失○利○但○非○政○軍○門○一○呼○節○使○亦○安○得○不○負○待○
制○或○曰○此○子○羽○忠○義○所○感○信○然○

吳玠守仙人關

宋○高○宗○紹○興○四○年○吳○玠○吳○璘○與○金○兀○朮○戰○於○仙○人○關○
先○是○璘○守○和○尚○原○餽○餉○不○繼○玠○慮○金○人○必○復○深○入○且○
其○地○去○蜀○遠○乃○令○璘○列○營○壘○於○仙○人○關○右○之○地○名○曰○
殺○金○平○移○兵○守○之○至○是○兀○朮○撒○離○喝○劉○夔○帥○步○騎○十○
萬○破○和○尚○原○進○攻○仙○人○關○自○鐵○山○鑿○崖○嶺○道○循○嶺○東○
下○玠○以○萬○人○守○殺○金○平○以○當○其○衝○璘○自○武○階○路○入○援○
先○以○書○抵○玠○謂○殺○金○平○之○地○濶○遠○前○陣○散○漫○後○陣○阻○
隘○宜○益○修○第○二○隘○示○必○死○戰○然○後○可○以○必○勝○玠○從○之○

急治第二隘。璘冒圍轉戰七晝夜。始得與玠會於仙人關。敵首攻玠營。玠擊走之。又以雲梯攻壘壁。楊政以撞竿碎其梯。以長矛刺之。諸將有請別擇地以守者。璘拔刀畫地。謂諸將曰。死則死此。退者斬。金軍分爲二。兀木陣于東。韓嘗陣於西。璘率銳卒介其間。左繞右縈。隨意而後戰。戰久。璘軍少憊。急屯第二隘。金生兵踵至。人被重鎧。鐵鈎相連。魚貫而上。璘以駐隊。○此○術○屢○試○輒○效矢迭射。矢下如雨。死者層積。敵踐而登。撒離喝駐馬。四視曰。吾得之矣。翌日命攻西北樓。姚仲登樓酣戰。

樓傾以帛爲繩。挽之復正。金人用火攻樓。仲以酒缶撲滅之。玠急遣統領田晟以長刀大斧左右擊。明炬四山。震鼓動地。明日大出兵。統領王喜王武率銳士分紫白旗入金營。金陣亂。奮擊射。韓嘗中左目。金人宵遁。玠遣統制官張彥劫橫山砦。王浚伏河池扼其歸路。又敗之。是役也。兀木以下皆携妻孥來。劉夔乃劉豫腹心。本謂蜀可圖。旣不得逞。度玠終不可犯。乃還據鳳翔。授甲士田爲久留計。自是不妄動矣。

芑山氏曰。兀木銳意南侵。然卒不得逞者。惟世忠

挫之于前而玠扼之于後也。南渡徽幸苟安。以此。

魏勝固守海州

宋高宗紹興三十一年，金人大舉入寇，金主亮渡淮。

慮魏勝扼其後，分軍數萬圍海州。會李寶寶嘗隨金拔身自海

道來歸令于平江督海舟捍禦帥舟師繇海道將拒敵於膠西。勝遣

人邀之寶。颯風至東海，慷慨厲士卒赴援。與勝同擊

金兵於新橋，敗之。勝還守北關。金兵逼關，勝登關門

張樂飲酒犒軍士，令固守勿出戰。踰時乃少遣士出

不擊賊則守不同憑險監擊之。金人知不可攻，率軍轉而渡河。襲關後。

勝歛兵入城。金人欲過砂堰圍城為營。勝先已據堰

拒○之○尋○以○單○騎○逐○虜○於○東○門○外○大○聲○叱○之○金○騎○五○百○
皆○望○風○退○勝○又○追○十○數○里○金○兵○駭○散○明○旦○乘○昏○霧○四○
面○薄○城○急○攻○勝○竭○力○捍○禦○城○上○鎔○金○液○投○火○牛○金○兵○
不○能○前○多○死○傷○乃○拔○砦○走○

芑山氏曰鎔金液拒敵此守禦之屢試輒效者唐
楊慶復守成都蠻寇取民籬重沓濕而屈之以爲
蓬置人其下抵城劓之矢石不能入火不能燃慶
復用鐵汁灌之攻者死乃退繇是觀之此法非自
勝始也

又曰或固守勿戰或憑隘擊賊戰守通爲一事後
世知守城而不知掩襲非克敵制勝之道也

孟宗政力拒完顏訛可

宋寧宗嘉定十二年孟宗政等合擊金人于棗陽大
敗之金帥完顏訛可擁步騎傳城宗政囊糠盛沙以
覆樓棚列甕瀦水以隄火募砲手擊之一砲輒殺數
人金人選精騎二千號拏手擁雲梯天橋先登又募

鑿銀鑛石工晝夜埒城

埒與坎同陷也

運茆葦直抵圍樓下

欲焚樓宗政先燬樓掘深坑防地道剗戰棚防城損
穿窬才透卽施毒烟烈火鼓鞴以薰之金人室以濕
氈折路以剗土城頽樓陷宗政撤樓益薪架火山以

絕其路。列勇士以長鎗勁弩備其衝。距樓陷所數丈。築偃月城。翼傳正城。金人摘強兵被厚鎧。氍衫鐵面。而前。又濕氊濡革。蒙火山。擁雲梯。徑抵西北圍樓。登城。城中軍以長戈舂其喉。殺之。敢勇軍自下夾擊。金兵墜。炮燎燭。金人連不得志。會扈再興許國兩道並進。掠唐鄧境。焚其城柵糧儲。金頓兵棗陽城下。八十餘日。趙方知其氣已竭。乃召國再興還。併東師。隸于再興。尅期合戰。再興敗金人于漢河。又敗之于城南。宗政自城中出擊。內外合勢。士氣大振。賈勇入金營。自晡至三更。殺其衆三萬。金人大潰。訛可單騎遁。獲其貲糧。罷甲。不可勝計。追金人至馬磴寨。焚其城。入鄧州而還。金人自是不敢窺襄漢棗陽。中原遺民來歸。以萬數。宗政發廩贍之。給田。剏屋。與居。籍其勇壯。號忠順軍。俾出沒唐鄧間。宗政繇是威振境外。金人呼爲孟爺爺。

芑山氏曰。金人圍棗陽。至是已逾半載。雖宗政曲盡備禦諸法。度前此儲蓄有餘。足以支敵。故不至于敗。凡城守以積貯爲首務。卽此可推。故孫子曰。

軍無委積則亡。

卓菴氏曰。宗政雖善守。亦賴有再興之援耳。凡守城而無外援者。自非敵退。縱多貯蓄。未有不竭而至于亡者也。

孟宗政敗完顏賽不

宋寧宗嘉定十一年。金人入寇。孟宗政權棗陽。初。賊事一愛僕犯新令。立斬之。軍民股栗。於是築隄積水。修治城堞。簡閱軍士。至是。完顏賽不擁步騎圍城。宗政與扈再興合兵角敵。歷三日。大小七十餘戰。宗政身先士卒。金人戰輒敗。忿甚。周城開濠。控兵列濠外。飛鋒鏑。以絢鈴自警。鈴響則犬吠。宗政厚募壯士。乘間突擊。金人不能支。盛兵薄城。宗政隨方力拒。隨州守許國援師至。白水鼓聲相聞。宗政率諸將出戰。金

虜計亦狡

聲○援○

人奔潰。

芑山氏曰。非突擊出戰。必不能敗虜。非敗虜。必不能守棗陽。近日守令不知兵。賊至但閉門拒之。此所以城屢陷耳。凡守城有堵截追襲之法。或守隘。或清野。或斫賊營。或絕餉道。或設伏兵。或斷歸路。皆當早為之計。若倉卒失策。則坐待敗亡而已。

杜杲守廬州

時金已亡。金主守緒自經死。

宋理宗嘉熙元年。蒙古察罕帥兵圍廬州。期破廬後。造舟巢湖以窺江左。於濠外築土城六十里。穿兩壕。

城外池也。攻具皆數倍于攻安豐時。杜杲極力守禦。蒙古

築垣垣必駕切。音霸堰也。高於城樓。杲以油灌草。即垣下煉音煉。

鍊鑠冶也。之。皆為燼。又於城樓內立鴈翅七層。俄砲

中垣上。眾驚。杲乘勝出戰。蒙古敗走。杲追躡數十里。

用伏。

又練舟師扼淮河。遣其子庶監呂文德。聶斌伏精銳於要害。蒙古不能進。遂引師北歸。詔加杲淮西制置

使

芑山氏曰。杜杲城守之功。一著于安豐。再著于廬州。皆以戰爲守。趙方亦然。

孟珙復襄陽

宋理宗嘉熙元年。孟珙遣兵及蒙古三戰皆捷。遂復襄陽。光化軍樊城襄陽。因上奏曰。取襄不難。而守爲難。非將士不勇也。非車馬器械不精也。實在乎事力之不給爾。襄樊爲朝廷根本。今百戰而得之。當加經理。如護元氣。非甲兵十萬。不足分守。與其抽兵于敵來之後。孰若保此全勝。上兵伐謀。此不爭之爭也。乃以蔡息降人置忠衛軍。襄郢降人置先鋒軍。

芑山氏曰。珙自爲京湖制置使。未幾復郢州荆門。

軍復樊城襄陽。禦蒙古于蜀口。又復夔州。其方略
蓋有大過人者。觀其始受詔時。謂必得郢。然後可
以通餽餉。得荆門。然後可以出奇兵。皆曾有成算。
宜其屢戰而屢捷也。

卓菴氏曰。能守然後成其為取。不然。旋得復失。徒
苦兵將耳。何益。唐戴可師救泗州。奪賊淮口。恃勝
不備。故卒為所敗。

余玠城釣魚

宋理宗淳祐三年。余玠為四川制置使。播州冉璉及
弟璞俱有文武才。隱居蠻中。前後閩帥召。皆堅辭不
至。聞玠賢。自詣府上謁。玠待以上客。璉璞居數月。無
所言。玠疑之。及更開別館以處之。且日使人窺其所
為。兄弟終日不言。惟對踞以堊畫地為山川城池之
形。起則漫去。如是又旬日。請見玠。屏人曰。某兄弟辱

徙合州之策璉璞宜規畫素定

○何必此時對踞畫堊乎○

明公禮遇。思有以少裨益。為今日西蜀之計。其在徙
合州城乎。玠不覺躍起。執其手曰。此玠志也。但未得

其所耳璉曰蜀口形勝之地莫若釣魚山請徙諸此
若任得其人積粟以守之賢於十萬師也玠大喜
不掠歸已正所以重璉璉之任此玠善用八處
曰玠固疑先生非淺士先生之謀玠不敢掠以歸已
徒遜美不居也
遂密以其謀聞于朝請不次官之詔璉權發遣合州
璞權通判徙城之事悉以任之釣魚城成蜀始可守
芑山氏曰玠自度舍璉等無可與共事者所云先
生之謀不掠歸已雖出于公忠而權術寓其中蓋
欲以徙城之事付托二人借此以激厲之耳

張世傑守厓山

宋帝昺祥興二年元張弘範襲厓山世傑力戰禦之
時弘範繇潮陽港乘舟入海至甲子門獲斥堠將知
帝所在乃至厓山或謂世傑曰北兵以舟師塞海口
則我不能進退盍先據之幸而勝國之福也不勝猶
可西走世傑恐久在海中士卒離心動則必散乃曰
頻年航海何時已乎止有亡耳安能決勝今須與決勝負遂焚行朝草市
至此亦無可奈何矣
結大舶千餘作一字陣碇海碇音釘中中凡外舳貫
以大索四周起樓棚如城堞奉帝居其間為死守也

人人皆危之。厓山北淺舟不可進。弘範繇山東轉。南入大洋。與世傑之師相遇。薄之且出奇。斷官軍汲路。世傑舟堅不能動。弘範乃舟載茅茨沃以膏脂。乘風縱火焚之。世傑戰艦皆塗泥縛長木以拒火舟。不藝。弘範無如之何。時世傑有甥韓在元軍中。弘範三使韓招世傑。世傑不從。曰。吾知降生且富貴。但義不可移。爾因歷數古忠臣以答之。弘範乃命文天祥為書招世傑。天祥曰。吾不能扞父母。乃教人叛父母乎。固命之。天祥遂書所過零丁洋詩與之。其末有云。

弘範愚甚

始終一心惟見理明耳

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弘範笑而置之。弘範復遣人語厓山士民曰。汝陳丞相已去。文丞相已執。汝復欲何為。士民亦無叛者。弘範又以舟師據海口。世傑兵士茹乾糧十餘日。下掬海水飲之。水鹹飲即嘔泄。兵士大困。世傑帥蘇劉方興等旦夕大戰。既而李恒自廣州以師來會。弘範命恒守厓山北。芑山氏曰。事至此無可為矣。存此以見宋君臣先

為宋增長氣勢然何以得此

是自取敗亡之失。使後世知所戒。且黃兀為人臣者。雖國家將亡。亦當守死不屈。如秀夫世傑天

所為無偷生辱國可也。

孫

余垣

余維樞

軫

古方略守卷之三終



書